

我兵之外廓則不至於繫騏驥而縛孟賁我兵可以賈勇而前
或擊其首尾或搗其中堅或晝息夜奮以亂其烏合而廓清之
功自致矣況有監督以護之於外諸凡外入之兵不敢越伍而
譁庶幾民不化爲寇而寇可返爲民耶山澤之癘何知當世然
聊舉醫法之一端若有可通者因并及之臣先生問曰外廓
一說於理甚長何以古法不見用耶答曰古法用此藥多如
用硃砂爲衣者取義南方赤色入通於心可以獲送諸藥而達
於心也如用青黛爲衣者取義東方青色入通於肝可以護送
諸藥而達於肝也至於攻治惡瘡之藥包入蔥葉之中更嚼蔥
厚菴而吞入取其不傷喉膈而直達瘡所也卽煎劑亦有此法
如用大劑附桂藥煎好再投生黃連二三分一滾卽取起俟冷

服之則熱者內行下行而生者上行外行豈非外廓之意耶仲
景治陰症傷寒用整兩附子煎熟而後入生豬膽汁幾滴和之
可見聖神用藥悉有法度也

胡荃臣先生曰家大人德全道備生平無病年六十以冬月
觸寒乃有疝疾今更十年每當病發嘔吐畏寒發後卽康好
如舊今遇嘉言救濟病且漸除日安一日家大人樂未央皆
先生賜矣

詳辨諫議胡老先生飲小恙并答明問

尚翁老先生脈盛體堅神采百倍從無病邪敢犯但每早浴面
必嘔痰水幾口胸前慣自摩揉乳下宗氣其動應衣若夜睡寤
水道清則胸中爽然其候似病非病遍考方書廣詢明醫不得

其解昌謂是痰飲結於胸膈小有窠囊緣其氣之壯盛隨聚隨
嘔是以痰飲不致爲害而膈中之氣因嘔而傷矣夫膈中者與
上焦同位胸膈經云上焦如霧言其氣之氤氲如霧也又曰膈
中者臣使之官言其能分布胸中之氣而下傳也今以嘔之故
而數動其氣則氤氲變爲急迫上奔然稍定則仍下布亦不爲
害也大率痰爲標氣爲本治標易而治本則難矣非治本之難
以往哲從未言其治法而後人不知所治耳昌試論之治氣之
源有三一日肺氣肺氣清則周身之氣肅然下行先生之肺氣
則素清也一日胃氣胃氣和則胸中之氣亦易下行先生之胃
氣則素和也一日膀胱之氣膀胱之氣旺則能吸引胸中之氣
下行先生青年善養膀胱之氣則素旺也其膈中之氣亂而卽

治擾而卽恬者賴此三氣暗爲輸運是以不覺其累卽謂之無病也可若三氣反于胸膈之中其爲緊爲脹可勝道哉故未形之病可以不言而屢動之氣不可不亟反於氤氲先生但覺爲痰飲所苦晝日嘗鼓呼吸之氣觸出胸膈之痰而未知痰不可出徒傷氣也蓋夜卧則痰聚於胃晨起自能嘔出日間胃之津液四達藏府卽激之出不出耳然而痰消則氣自順是必以治痰爲急而體盛痰不易除又必以健脾爲先脾健則新痰不生其宿痰之在窠囊者漸漬於胃而上下分消於是無痰則不嘔不嘔則氣不亂氣不亂則曰返於氤氲矣雖然尙有一喫緊關頭當並講也人身胸中空曠如太虛地氣上則爲雲必天氣降而爲雨地氣始收藏不動誠會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

之意則知雲行雨施而後溝瀆皆盈水道通決乾坤有一番新
景象矣此義首重在膀胱一經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
焉氣化則能出矣如人之飲酒無算而不醉者皆從膀胱之氣
化而出也蓋臙中位於膈內膀胱位於腹內膀胱之氣化則空
洞善容而臙中之氣得以下達若膀胱不化則腹已先脹臙中
之氣安能下達耶然欲膀胱之氣化其權尤在於葆腎腎以膀
胱爲府者也腎氣動必先注於膀胱屢動不已膀胱滿脹勢必
逆奔於胸膈其窒塞之狀不可名言腎氣不動則收藏愈固膀
胱得以清靜無爲而臙中之氣注之不盈矣臙中之氣下走既
捷則不爲牽引所亂而胸中曠若太空昌更曰氣順則痰不留
卽不治痰而痰自運矣謹論

直臣先生問曰痰在膈中去喉不遠每早必痛嘔始出者何耶
曰道不同也胸膈之間重重脂膜遮蔽渾無空隙痰從何出所
出者胃中之痰耳曰然則膈中之痰不出耶曰安得不出但出
之曲耳蓋膈中之氣四布於十二經布於手足六陽經則其氣
從喉吻而上出布於手足六陰經則其氣從前後二陰而下出
然從下出者無碍從上出者亦必先下注陽明始得上越是以
難也曰若是則所論膀胱氣化一段淵乎微矣但吸引之機權
從不見於經典豈有所自乎曰內經有巨陽引精之義緣無註
解人不能會巨陽者太陽膀胱經也謂膀胱能吸引胸中之氣
下行而胸中之脹自消此足證也曰胸中窠囊之說確然無疑
不知始於何因結於何處消於何時也曰人身之氣經盛則注

論五藏之用直發千古之未發

於絡絡盛則注於經窠囊之來始於痰聚胃口嘔時數動胃氣胃氣動則半從上出於喉半從內入於絡胃之膈貫絡者也其氣奔入之急則冲透膈膜而痰得以居之痰入既久則阻碍氣道而氣之奔入者復結一囊如蜂子之營穴日增一日故治之甚難必先去胃中之痰而不嘔不觸俾胃經之氣不急奔於終轉虛其胃以聽絡中之氣返還於胃逐漸以藥開導其囊而滌去其痰則自愈矣此昌獨得之見屢試之法也曰所言身內病情消息如寶鑑列眉令人欽服生平讀醫書於五藏位置不能無疑請并明之人身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居中宮則心南腎北肝東肺西乃定位也乃腎不居正北而分隸東北西北者何耶曰腎有兩故分隸兩傍而虛其在中之位以爲用所謂兩腎

似并
出內
經之
右

中間一點明正北方水中之眞火而爲藏精宅神之本其體雖分左右而用實在中故心腎交媾之所各該三寸六分設從兩腎岐行而上其去中黃不大遠乎凡內觀五藏當觀其用也曰肺爲一身之華蓋如蓮花舒葉于心之上位正乎中何以定其位於西南耶誠如兩腎之例則西南可位豈東南獨不可位乎曰肺居心上其膜不與左連但從右達其用亦在西也曰其不與左連者何也曰地不滿東南其位常空隙不用設肺膜得與左連地無缺陷矣曰然則天不滿西北何以右腎居之耶曰兩腎之用在中此不過其空位耳惟右腎爲空位故與三焦之有名無形者相配而三焦則決瀆之官水道繇之而出正以天不滿西北也曰然則脾胃居右其用亦在右耶曰胃居中脾居右

胃中所容水穀全賴脾以運行而注其氣以輸週身其用卽在中也其用在中故西方可容肺脾二藏若脾之用在中則置肺之用於何所乎曰然則肝之用何在耶曰肝木居于正東東南爲地之空位其氣旣無主東北爲左腎之本位其用又不存故肝之氣得以徹上徹下全運於東方其爲用也大矣曰然則心之用何在耶曰心之外有包絡包絡之外曰膻中心者君主之官膻中者臣使之官是膻中爲心之用也曰心之神明其用何在耶曰神明之用無方無體難言也道經云太玄無邊際妙哉太洞經曰大玄曰無邊際曰妙哉形容殆盡矣禪機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旨哉斯言惟無位乃稱真人設有位則仍爲赤肉團矣欲窺其倪惟在感而遂通之界先生曰吾淺言之人

能常存敬畏便可識神明之所起曰此堯兢舜業而爲允執者也昌多言反晦先生一言逗出誠爲布鼓過雷門矣因併記之胡由臣先生曰每與嘉言接譚如見劉潁川兄弟使人神思清發或體氣偶有未佳則陳琳一檄枚氏七發少陵五言詩韞川幾重畫無不備矣觀此論至明至正至精至微婉無馬遷筆爲作倉公傳也

論顧鳴仲痞塊銅疾根源及治法

顧鳴仲有腹疾近三十年朝寬暮急每一大發腹脹十餘日方減食濕麵及房勞其應如響腹左隱隱微高鼓呼吸觸之汨汨有聲以痞塊法治之內攻外貼究莫能療余爲懸內鑑之照先與明之後乃治之人身五積六聚之證心肝脾肺腎之邪結於

腹之上下左右及當臍之中者皆高如覆孟者也胆胃大小腸膀胱命門之邪各結於其本位不甚形見者也此症乃腎藏之陰氣聚於膀胱之陽經有似於痞塊耳何以知之腎有兩竅左腎之竅從前通膀胱右腎之竅從後通命門邪結於腹之左畔卽左腎與膀胱爲之府也六腑惟胆無輸瀉其五腑受五臟濁氣傳入不能久留卽爲輸瀉者也今腎邪傳於膀胱膀胱溺其輸瀉之職舊邪未行新邪踵至勢必以漸透入膜原如革囊裹物者然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然則腎氣久聚不出豈非膀胱之失其運化乎夫人一團之腹大小腸膀胱俱居其中而胞又居膀胱之中惟其不久留輸瀉是以寬乎若有餘地今腎之氣不自收攝悉輸膀胱膀胱蓄而不瀉

有同膽府之清淨無爲其能理乎宜其脹也有與生俱焉者矣
經曰腎病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倘膀胱能司其輸瀉何
致若此之極耶又曰巨陽引精者三日太陽膀胱經吸引精氣
者其脹止於三日此之爲脹且數十年之久其吸引之權安在
哉治法補腎水而致充足則精氣深藏而膀胱之脹自消補膀
胱而令氣旺則腎邪不蓄而輸化之機自裕所以然者以腎不
補不能藏膀胱不補不能瀉然補腎易而補膀胱則難以本草
諸藥多瀉少補也經於膀胱之予不足者斷以死期後人莫解
其故吾誠揣之豈非以膀胱愈不足則愈脹脹極勢必逆傳於
腎腎脹極勢必逆傳於小腸小腸脹極勢必逆傳於脾乃至通
身之氣散漫而無統耶醫者於未傳之先蚤見而預圖之能事

殫矣

胡白臣先生曰言腹中事如張炬而遊洞天愈深愈朗

袁聚東痞塊危症治驗

袁聚東年二十歲生痞塊臥床數月無醫不投日進化堅削痞之藥漸至毛瘁肉脫面黧髮卷殆無生理買舟載往郡中就醫因慮不能生還而止然尙醫巫日費余至則家計已罄姑請一診以決生死遠近耳無他望也余診時先視其塊自少腹至臍傍分爲三岐皆堅硬如石以手拊之痛不可忍其脉止兩尺洪盛餘微細謂曰是病繇見塊醫塊不究其源而誤治也初起之時塊必不堅以峻猛藥攻之至真氣內亂轉護邪氣爲害如人斲打扭結一團傍無解散故逆緊不放其實全是空氣聚成非

案中
每從
受病
處定
善後

如女子衝任血海之地其月經凝而不行即成血塊之比觀兩尺脉洪盛明明是少陰腎經之氣傳於膀胱膀胱之氣本可傳於前後二便而出誤以破血之藥兼破其氣其氣遂不能轉運而結爲石塊以手摩觸則愈痛情狀大露若是血塊得手則何痛之有此病本一劑可瘳但數月誤治從上至下無病之地亦先受傷姑用補中藥一劑以通上下之氣然後用大劑藥內收腎氣外散膀胱之氣以解其相廝相結約計三劑可痊愈也於是先以理中湯少加附子五分服一劑塊已減十之三再用桂附藥一大劑腹中氣響甚喧煩之三塊一時頓沒戚友其駭爲神再服一劑果然全愈調攝月餘肌肉復生面轉明潤堆雲之髮纔數莖而已每遇天氣陰寒必用重裯厚被蓋覆不敢起

法非世醫
顚用氣血
兩套藥所
良以爲

身余謂病根尙在蓋以腎氣之收藏未固膀胱之氣化未旺兼之年少新婚倘犯房室其塊復作仍爲後日之累更用補腎藥加入桂附而多用河車爲丸取其以胞補胞而助膀胱之化源也服之竟不畏寒腰圍亦大而體加充盛年餘又得子感前恩而思建祠肖像以報以連值歲凶姑尸祝於家庭焉亦厚道矣胡卣臣先生曰辨症十分明徹故未用藥先早知其功效矣又早善其後得心應手之妙一一傳之紙上大有可觀

論楊季蘅風發之症并答門人四問

季蘅翁稟豐軀偉望七之齡神采不衰近得半身不遂之症已二年矣病發左半口往右喎昏厥遺溺初服參朮頗當爲黠醫贊以左半屬血不宜補氣之說幾致大壞雲間施笠澤以參附

療之稍得向安然槩從溫補未盡病情也診得脉體軟滑中時帶勁疾蓋痰與風雜合之症痰爲主風爲標也又熱與寒雜合之症熱爲主寒爲標也平時手冷如冰故痰動易至於厥然厥已復甦甦已嘔去其痰眠食自若雖冬月亦能耐寒無取重衲複絮可知寒爲外顯之假寒而熱爲內蘊之眞熱既有內蘊之熱自蒸脾濕爲痰久久阻塞竅隧而衛氣不週外風易入加以前房幃不節精氣內虛與風相召是以雜合而成是症耳及今大理由右半脾胃之氣以詠出左半之熱痰虛風此其間有微細曲折非只溫補一端所能盡者何也治雜合之病必須用雜合之藥而隨時令以盡無窮之變卽如冬月嚴寒用事身內之熱爲外寒所束不得從皮膚外泄勢必深入筋骨爲害矣故用薑附

以暫撤外寒而內熱反得宣洩若時令之熱與內蘊之熱相合復助以薑附三熱交煽有灼筋腐肉而已孰是用藥之權衡可以一端盡耶或者曰左半風廢而察脉辨證指爲兼痰兼熱似矣痰者脾濕所生寄居右畔是則先宜中右而何以反中左耶既已中左明係左半受病而何以反治右耶不知此正病機之最要者但爲丹溪等方書說病在左血多病在右氣多教人如此認症因而起後人之執着至內經則無此說也內經但言左右者陰陽之道路夫左右既爲陰陽往還之道路何嘗可偏執哉況左半雖血爲主非氣以統之則不流右半雖氣爲主非血以麗之則易散故肝膽居左其氣常行於右脾胃居右其氣常行於左往來灌注是以生生不息也肝木主風脾濕爲痰而風